

雨中低语

苇子 著

Whisper in the Rain

Weiz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雨中低語

平四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中低语/苇子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399-2645-2

I. 雨… II. 苇…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510 号

书 名 雨中低语

著 者 苇 子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80 千

印 张 4.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45-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柴可夫斯基《悲怆》第一乐章的不太快的快板的前四分之一处的乐音从我的左上方的空间里缓慢地倾泻下来，弦乐与单簧管的声音渐渐地从交响中清晰地出现，它把时间深处的旋律以悲怆前奏的形式充满着我的独自居住的空间。它对应着我内心的某一种状况。在这个乐章的二分之一处，这旋律再次以长笛和单簧管吹出。我知道，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合奏形式的悲怆声音的响起。每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泪水就顺着脸颊滑下来，它作为对这个乐章的回应。在我的人生的过程里，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过去的岁月，我的昨日，有一种对应这个乐章的天空般的忧伤与沉郁。我短暂的快乐童年如烟消失后，漫长的孤独的少女时代就开始了。我在以往的文字中，在以往的言说中，几乎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内容。我只

是把它深藏在自己的内心，独自一人承受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份忧伤。我度过少年时代的村庄旁边，流着一袭永远的流水——下张溪，它是我一切文字的开始，它也是我的忧伤的源头：一滴水，一块溪石，一丛苇草，一枚游鱼，一只贴着水面低飞的蜻蜓……它们是那样深地印在我记忆的最深处。而我的文字，也在离开下张溪流水的岁月里，渐渐渐渐地积累起来。我能够从自己的文字中，找得出这一章节或那一章节，对应下张溪的某一段流水，及流水中的某一个事物。有时，我会觉得自己融入到某一段流水之中，清凉，透明，波动，有着写不尽的愁绪悲怆。有时，一片落叶入水，它会带给我一种突然的肉体疼痛和生命的重量。

我是一个重视自己内心状况的人。在越来越嘈杂的人声中，我一直渴望保持内心的宁静。而生活与现状却总是把人推向悖论的存在。在这样的景况中，我唯有书写，用文字，用生命中虚无的形式来建筑内心的状态。它是我的心灵本质的呈现，一点一点地呈现，一点一点地建筑。这建筑，既有着时间与心灵的形态，也有着肉身的形式，它们有时交叉着进行，在我所在的空间里弥漫。在这之前，我一直以诗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内心历程，我把自己轻轻地安放在诗里，安放在纯净的文字中间。有时，一行诗句，就能获得一种虚无的延伸。我也同样喜欢切入时间深处的散漫的文字，它的呈

、现,比诗更加地缓慢和松弛,更加具有弥漫的意味,更加具有雾状效果。我一直想着要把自己过去的岁月用这种文字写下来,用它来呈现时间深处的存在。

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已经是第二遍响起,现在我再次听到了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第一遍听时被我忽略的最开始部分,现在深深地笼罩着我:这个乐章最开始部分大管的晦暗主题的呈现,让我再次感觉到了来自时间深渊记忆的晦暗与迷惘。这晦暗与迷惘对我而言,是那么的浩渺无边,充满着黑暗的不安。接着再从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再继续到最后的第四乐章。当听完这部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我久久地坐着,不动。最后乐章的一分十秒到三分多钟之间的旋律还在我的心中回旋着,它也一样地与第一乐章的最开始部分一样,也是那么的晦暗,我也想到了我人生中最冥晦的部分。而我的文字也在不断地加深着我的这种感觉:缓慢、晦暗、迷惘,以及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安。

引子

我从七楼下来，从楼梯的转角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下，物理的亮度渐渐地加强，而内心却渐渐地灰暗下去。我慢慢地经过小区，经过大门口，出小区，从个体的空间进入公众的空间。这个城市的空间正无限度地膨胀着。

天气总是向着它应该变的方向变着，或阴，或晴，或雨，或风。我抬头看天空，我能看到其中一丝丝游离的云。它同样存在于天空中，它不为别的人所看见。但我能想象，除了我能够看得见外，还会有一只鸟看见，还会有一片树叶看见，还会有一棵小草看得见。它们是我分出去的身体的一部分。那天我走在喧哗的大街上，走过，走过，再走过。我惘然。我在人群中停住，突然地停住。我，一个人，已经离得是那么地远。这远是自然的地理的距离。它恶狠狠地阻碍了我看青草的距离，看自然的云的距离。我在这里，只能看城市天空

的云,想象我曾经亲近过的童年的事物。城市的天空不是我的天空。它灰暗、无彩,呆滞、虚假。有时,它更加地阻碍着我的叙述的方向,阻碍着我的叙述的抵达。

我再次回到了七楼。逆着出去的顺序返回到了七楼。

无边的喧哗渐渐地远去,在回复宁静的过程中,我总是竭力去掉城市不断附着在我身上的外衣。我赤裸相对自己的内心,保持着自己的一个黑暗的空间。在夜深时分,我的自我的触觉,会探入时空的虚无处,把生铁般的事物纠缠。

就在这个深夜,在这寂静的时间中,它是我的叙述的起点。

在这些篇章中,我将从最细小的部分开始叙述。

目录

一	自序 (1)
二	引子 (1)
三	童年 (1)
四	人世间·堂姐 (22)
五	永安溪 (28)
六	南峰公园 (34)
七	永安溪(二) (40)
八	长征化工厂 (44)
九	一个人 (51)
十	杭州 (63)
十一	孩子,孩子 (79)
十二	视觉印象:电影 (92)
十三	视觉印象:绘画 (120)
十四	后记 (132)

童年

回家

一个有着清风吹拂的下午，母亲从小学校走来，远远地走来，她靠近我，把带着白色粉笔灰的右手伸向我。母亲的带着粉笔味的手就这样温暖地盖在我的年少的脸庞上。母亲的声音从高处落下来，她说，娟子，娟子。这声音，闪亮的银角子一样，轻轻地落在我的脸上，也轻轻地落在我的心里。我仰着小小的脸庞。我的双眼从母亲的细小的手指缝间望出去，通过缝隙看到的天空仍然是那么的阔大。这是下张村上空的天空，蓝蓝的，有几丝白云从天空下飘过去。我一边就这么地仰着脸，一边感受着母亲倒扣在我脸上的手掌的黑暗的温暖。我呼出的气息与这温暖融合在一起，有点湿润和

甜菜的味道。我还同时看见了母亲的疲惫的脸庞，脸庞上方被风吹过的有点乱的一缕黑发，以及黑发上方斜伸过来的发着绿芽的树枝。这时，我突然看到一只小鸟从母亲指缝上方飞掠过去。

当母亲的手从我的年少的脸庞上移走，我看到了更大的下张村的天空。春天的村庄就在我的身后，那里住着祖母、祖父，大伯、三伯，叔叔。母亲说，我们回家吧。母亲的声音与春天的气息合为一体，回家吧，这个音节现在想起来，是急促而坚定的。但那时，我只单纯地听到这个词和字。母亲的衣裳六成新，很干净，我伸出小手拉住她的衣襟，就这样跟着母亲回家去，回到家这个词性之中。

母亲跨过屋前的水渠回到了家中，而我则蹲在屋前的这一袭流水跟前。我常常长久地蹲在这里，要看好长时间的流水。流水从东边流向西边，它的小小流动的水波不断地泛起来，有时会有一只小小的蝌蚪摇着小小的尾巴从底下游过。在另一段水流相对缓慢的地方，我看到了自己的小小的脸庞。如果我在这里蹲的时间太长了，在流水中我的脸庞的倒影旁边会出现母亲或是父亲的脸庞。流水有一段很平缓，我看着水面的小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波动，我从这里还看到了白云飞鸟。白云几乎不移动，而飞鸟瞬间就看不见了，等再看到下一只飞鸟时，又得等很长的时间。

父亲的双手从天而降，轻轻地把我提了起来。“回家！”

父亲说。我不喜欢这句话从父亲的口里说出，我一直喜欢回家这个词从母亲的口里轻轻地说出来，这个词会因此带着母亲的体温和馨香。“回家！”父亲说。这时我甚至来不及再看一眼重新飞临的那只飞鸟就回家去了。

家就在流水的后面。父亲六七步就进了家门。而我则要走上十六七步才能到达。

回到屋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已经坐在锅灶前生火做饭了。锅灶紧贴着北墙。灶膛里的火光透过青烟映到了母亲的脸上。那红色的火光波动着，时弱时明。灶膛里的火舌不时地向上冲出灶口。柴火的味道弥漫着屋子北首。有一次我听到了母亲的咳嗽。母亲咳嗽的声音很年轻，这一声咳嗽短促，清脆，它的振动带动着柴火中的炽热的空气。也只有这时，我实在地感到了自己的饥饿。这是童年的饥饿。这饥饿由米饭、柴火、母亲的被烟所呛的单声咳嗽以及已过去的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构成。母亲的声音从灶膛火光的照耀中升起：“娟子。娟子。娟子。”母亲的声音照样很轻。她身后的柴仓，在平时我能闻到它散发的好闻的干柴草的清香味。但此时它被母亲的不多的声音和动作所覆盖。这时，我只看到母亲，而看不到其他的事物。有点暗的屋子里，坐在灶膛前的母亲的身子看上去比平时要小一些。而母亲很快就移到了锅灶前，锅里的蒸气冲出了锅盖，弥漫在母亲的周围。我在屋子里走了几回，然后坐在矮凳上，饥饿让我有点昏昏

入睡。

回家除了吃饭,就是坐在矮板凳上看着母亲。我喜欢看着母亲。这时我看着母亲是仰视她。母亲会不时地走到我的身边,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顶和脸庞。这时,她的手不再有粉笔的味道,而换了一种青菜似的淡淡的带湿气的清香味。

声音

我不知道母亲的纱线从哪里来。屋子里总是有着一个鼓着肚子的纱线团,这些纱线缠绕在纱芯上。它们有些凌乱地放在屋子里。我能从它们的上面摸出纱线的粗糙来。母亲总是不断有新的纱线带回家里来。母亲的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些纱线上面。母亲常常把其中的一些纱线缠到光滑的梭子里面。

然后,我在各种时间里听到了“阔!”“阔!”“阔!”的声音。

“阔!”“阔!”

过一会:

“阔!”

过一会:

“阔!”“阔!”

过一会:

“阔!”“阔!”

过一会:

“阔!”

“阔!”

“阔!”

“阔!”

“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

“阔!”“阔!”“阔!”“阔!”“阔!”“阔!”

这声音有时会在我的睡梦中响起。有时会在我刚要昏昏入睡时响起。只要我听到这声音,我就知道,母亲又在织布了。这声音有点沉闷,有点急促,它在屋子里扩散着。它把整个屋子充得满满的。有时,只传来一声“阔”!然后是长久的停顿。这时我会看着墙壁上的一切,墙壁上的图案会在这时化出来,像狗,像猫,像云朵,像一棵树。然后,又是一声“阔!”的声音。它的每一声都把屋子充满着。我能想象着这些声音还会塞满着屋角的坛子的空隙,柜子的空隙,冷寂了的灶膛的空隙,以及窗台下的黑暗之处。有时在黑暗中,这声音还会像棉花一样地拥过来,包裹着我的小小的身子。有时我会竖起耳朵听着这一声一声的“阔!”“阔!”的声音。有时我会在这声一声的“阔!”“阔!”的声音中踏实地入睡。

母亲的织布机总是放在门口进来一点的地方。有时下

午到来的时候，母亲就会在织布机的前面坐下来。这时，母亲不会马上踩织布机的踏板。母亲会坐上一小会。用手拍一拍已经织成的卷在木轴子上的布料。母亲的手在上面从左到右，然后再从右到左地滑过布料。这布料的一边还延伸着密密的经线，然后母亲的手会停留在密密的经线上。经线被拉得很紧，很有弹性。我看到母亲的手压下去，经线极迅速地就弹了回来。母亲很快地就从梭子的一端抽出线头，把它接到从纬线里抽出的另一截线上。

接着，声音响起来了：“阔！”

过一会：“阔！”

“阔！”

“阔！”

“阔！”

“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过一会：“阔！”

“阔！”“阔！”“阔！”“阔！”“阔！”“阔！”

母亲每踩一下踏板，“阔！”这声音一响，整个织机都要一震一抖。母亲的背影也会随之一抖。在这“阔！”“阔！”“阔！”的声音中，梭子也被母亲从左边推向右边，再从右边推向左边。再继续地从左边推向右边，再从右边推向左边。就这样仿佛永不停止地循环下去。纬线在这声音中一根一根地增加着。

有时，母亲会停顿下来，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脸庞。这时

母亲的手掌又会充满着有点儿甜的绵纱似的味道。母亲说：“我要给我的娟子做件好看的花衣裳。”说完了这句话，母亲又开始了无休止地踩踏板。“阔！”“阔！”“阔！”

有时，我会几天听不到这声音。那是母亲在忙碌于她的其他的事，忙碌于家里的其他的事。母亲织出一匹布，得好长好长的时间。要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才能织得完一匹布。

唐诗

夜里，我在母亲的大床上躺下，圆睁着眼睛看着床顶，母亲把她的脸移到了我的上方。在微暗中母亲的脸色看上去很美。我在半闭着眼睛中看着母亲的脸庞，觉得母亲的脸庞在这时看上去要比平时大。母亲把一首儿歌念出了口。

母亲的声音与平时一样，很轻，也很清。声音从她的嗓子里发出，经过舌根、温暖的上颚、舌尖、再冲出牙床，把微暗的空气轻轻地振动。这种气息很温暖，像一株狗尾草贴近着我的小脸庞。母亲先说出一个词：“鹅”。这个词有点生硬地覆盖了我的向上仰着的脸。但是，这个“鹅”字是从母亲嘴里发出的，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它的生硬。母亲接着念了一首诗：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与平时念儿歌一样，我跟着念了“鹅，鹅，鹅”这三个既连续又分离的词。“口齿很清”，母亲说。接着我不知其意地跟着母亲念了下面的三句。接着母亲又用很轻的声音解释这三句的意思。听着母亲的解释，我在微暗中想象着一只一只大白鹅在自己家门前的水渠里游着的情景。是的，大白鹅在门前的水渠里游着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喜欢，尽管大白鹅有时会追着我啄我的裤腿。这时的我在想着大白鹅在水渠里游动时的姿态，它的长长的颈项，高高的鹅冠，蓬松的羽毛，红红的双掌。在母亲念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会自己念出来了。我甚至在入睡后梦到了一只大白鹅向我走来。我抱着它一起在水里游着。

另一个夜晚。月光从窗户外斜照进屋里。屋子里的一切像水洗似的清洁。母亲照样做完了家务来陪我睡。母亲说：“娟子，你看，今晚的月光多好！”母亲的身影照样在我的上方晃动。母亲在月光下的剪影比什么都高大。这一晚，母亲教我念了《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母亲念这首唐诗时的声音与念《鹅》时的声音不一样。在我已经学会背诵的时候，母亲还在念着这首